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僖集卷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舉人臣呂日永

倪文僖集卷十九

明 倪謙 撰

序

贈都憲王公詩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公公度二親相繼早世皇上御極之初嘗推恩賜勅贈其父為給事中母為孺人矣又三年復賜誥加贈父為僉都御史母為恭人公思欲録

黄燎告丘隴時奉勅總督江淮漕運撫廵畿甸郡邑屬頻歳河決為患水旱饑疫相仍民生寡遂公勞心焦思方務築塞賑卹未敢言私今年為患者已息相仍者已蘇時漸康復歳之秋仲還朝議事始疏其情上陳乞歸展墓皇上若曰朕倚卿以國計之重民務之殷而卿眷念桑梓孝誠可嘉事畢卿其速來以副朕望於是錫楮幣為道里費俾乘傳歸以寵榮之恩至渥也陛辭朝之公卿偕同年諸君咸賦詩為贈而授簡於予以敘之予

以謂君子盡心王事不以私而害公者急君之義也報本反始必先公而後私者厚親之仁也孟氏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忠孝盡於君親而仁義之德著矣非公之謂乎公之先湖南人移家河州早遊庠序以明經領薦陜藩擢魁春官為名進士拜户科給事中進僉憲再進今職其在朝也數上書論天下事當鑾輿北狩權姦誤國則奮大義以快衆心及外蕃犯順提兵追擊拒扼邊關則揚天威以挫勍敵其奉命以出救

災卹患還定安集則化凍餒為飽煖轉呻吟為謳歌民頼全活者以億萬計有優為之材而又有剛大之節果何為能然哉蓋公性資英邁識達政體其浩然者有以充於中故表然者有以著於外也是浩然者在天為景星為卿雲在地為醴泉為朱草在物為麒麟為鳳凰人爭快睹之而鍾之於人則為雄偉不常之器皆是物也公得於是者獨厚是以發為事業磊磊落落功施於社稷澤被於生民豈惟天下想聞其風采而名之傳

諸後世垂諸簡冊可得而泯也耶公之歸展敬覲塋龍光輝赫照映泉壤邦人必皆歆豔歎慕以為西河之間前此未有也于以見皇上體人子之心而遂其孝而公之德實足以承之所謂非閭里之榮邦家之光者也故予樂為天下道之若夫遄歸就職仰承睿旨此公之志也而詩已具矣茲得而畧焉

送王公琊歸侍詩序

太醫院士松月王先生正統間以老謝事其子公琊自

淞來京代之先生獲歸佚於鄉余時恒於士大夫所會公珮接其儀度言議雅愛重之以為若公珮之才宜就儒業以出足為天下用乃羈於醫曷克展邪及其卜鄰甚邇朝夕往還益洽然後知公珮幼從内翰楊廷端先生游學有授受為亞卿周公侍御趙公郡博孫公所器待咸欲舉入郡庠而公珮亟以代親為事不果其孝可嘉矣公珮攻書喜吟詠每偕二三友過予静存軒中篝燈夜酌輒投壺聯句以為樂酒酣竒語疊出拊掌諧笑

興意洒然胷中抱負何如也見子鄙作必加賡和項刻數十篇不厭睹其詞鋒差差余固斂鍔之不暇也景泰改元公珮隨王師往平閩寇而余亦乞假歸省遂爾闊別明年予還朝又明年閩師始班公珮以功授醫院幕職食其禄不事其事乃復胥晤暇即尋盟過從情好固不異於疇昔也兹公珮念二親衰暮久曠定省得請于上翩然戒歸余性木鈍不能俯仰與世諧賴公珮不鄙棄予今其歸矣則酬暢之樂誰與望之及思公珮始之

遺外功名甘就醫業者既為親而出今之登名仕版思盡榮養者復為親而歸一念之孝始終在親予敢以朋友私分怊悵於其去乎於是舉觴餞之而歌以侑觴曰南風之薫兮三泖波九峯無雲兮鬱其嵯峩君茲歸止戲綵服而進春酒兮親亦怡止髪皓而顔酡燕喜之樂兮奈爾何朝家需忠賢以翼理兮惟孝之求豈容君兮抱道不試而遠遊車載脂兮馬就服君來朝兮吳淞不可以久留歌竟在坐之賓咸歌詠以餞之命予序之然

必及夫交誼者以見公珮與予斯文之好若此也

贈内翰戚文端序

古人論不朽者以立言與立德立功並稱故君子道明于已而不獲見諸行事則必立言以垂後若史氏之職是已三代以上之史即詩書春秋皆經聖人所删定不可尚矣秦漢而下其英君誼辟之盛德大業賢臣名士之豐功偉行與夫一代典章法制之施理亂汙隆之跡使後世得以究其顛末詳其是非逮今久而彌彰者不

有賴于史筆之存也耶使無載言之筆雖功高德懋孰為傳而有聞乎是惟言不朽乃功德所由以不朽宜其稱之並也以立言為職者其重且要不亦明甚矣乎今之史職在翰林曰脩撰編脩檢討朝廷於是職必慎簡甲科文學之士以充而餘姚戚君文湍獲拜翰林編脩葢出於慎簡也文湍自幼侍親宦途夙承家學性精悟不凡年十五六時操筆為文章雄詞麗句已纍纍不窮比弱冠其辭益騁若百金駿馬追風絶塵逸氣横出盖

其得於天是以過於人也予每期文端之才足以魁多士居翰苑而無媿其後出領秋薦果登進士高第選翰林庶吉士被擢為史官竟如予之所期但少歉於魁名耳兹文端既陟清華禁近之地任立言要重之職則纂述鴻猷鋪張盛化襃功贊德著於簡册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固朝廷所望於文端者也而無識者類以閒冗視之尚曷足與議也哉顧予學殖荒落亦嘗職立言而不知所以言以今觀之增愧於文端者多矣然則文端

善培積而不已其嚮往可勝既乎太醫院士滑志庸君鄉人也榮其拜命來需贈言予與文端交最久知最深故喜一道之以見朝廷用賢當其才而且為吾黨賀也

贈刑科給事中王君序

給事中言官也以諫爭封駁糾劾為職在昔諫議拾遺補闕即其任也古者諫無官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庶工商無弗得諫者漢唐以來諫官始有定

員以天下之政四海之務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
其任不亦重乎是以天子深居九重而耳目所及罔不
周知者由諫官以言之也爲是官者必練習憲章明達
治體有長慮却顧之識存忠君愛國之誠衮職有闕
則犯顔而不難大臣有失則直指而不忌誘以厚利而
不動臨以白刃而不懼然後爲有以盡其職也易曰王
臣蹇蹇匪躬之故斯之謂已雖然進言固難而納言尤
難鴻惟皇上言路大開納諫如流爲言官於今日者豈

不足以行其志乎瀘川王君廷鑑夙負異姿先君子耕
樂處士朝夕躬課以詩書比長博延名師訓廸故其學
有授受正統戊午領薦而起兩辭教職不就卒業太學
業益充博景泰辛未擢進士高第今年秋拜刑科給事中
君之在太學門下從游之士甚盛乃相率來徵贈言於
余余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官守言責不
得以相侵也然使當責者拱默而不肯言不當責者又
侵官而不敢言將何以善其治乎君抱充博之學有用

世之志兹獲任言責之重際納諫之君則昌言論列而効蹇蹇匪躬之節盖千載而一時也蹇蹇之節著則言之行者道之行也由是善治裨於國家風采振於廷端尚曷讓古之諫臣也耶昔宋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當時重之謂之四諫余於今固有望於廷鑑矣遂書以為之贈

劉侍御輓詩序

嗚呼此為吾亡友敘珙劉君自新哀輓之什也然縉紳

君子哀吾自新者抑何若是之多耶盖以自新早失怙恃克篤志力學攻苦斅淡不以祈寒暑雨少懈遂以詩經發解于蜀登正統己未進士第拜官行人九載榮滿薦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奉勅諭蜀山都掌夷寇遷秩甫半載高位厚禄未及晋承而遽以疾卒此其為可哀也自新魁岸磊落為行人將命四方擅專對之譽為御史深入賊境曉以禍福諸寇悉降不煩師旅其才畧為甫見弘猷大志未及盡展而遽止於斯此其又可哀也自新

嘗言吾先世以來多不得壽不知吾齡之延否也乃以山岳名諸子今自新甲子果不及週年僅五十有一其命矣夫此其尤可哀也自新之可哀者若是則凡縉紳君子篇連牘累所以悼惜之者安能已於言耶言之發也人情所同又安得而不多耶予與自新同年舉進士交契甚厚其子山敘郡薦爲陰陽正術以其爲世宦之家也山項來京授職乃以諸作輯録成編徵爲之敘嗚呼吾尚忍序君兹什也耶雖然世固有躋華陟要者矣其

官資非不高也壽年非不長也至其材德畧不為人所稱甚則詆訾交集在生前且不免焉况身後乎由是觀之則吾自新雖不得隆貴壽於生前而所以壽身後之不朽者固有頼於是編也故不辭而序之使傳焉

清風林詩引

出南京朝陽門外四三里有俞氏文貴居焉文貴維揚人居於是數世矣父彥清偕母氏年垂八十具慶在堂文貴有兄文顯文德文德任南京留守左衛百戸皆敦

睦有行誼豈於貲畜賢而好禮家林有竹數千挺望之蒼翠蓊欝賢士大夫樂與文貴游者恒造竹所嘯詠時或天風徐來柯葉披靡觸撓參錯播而成聲恍若登有虞氏之廷聞鳴球之戛擊趨文石之陛聆珮玉之珊然也挹之者汙濁為之疏瀹煩囂為之滌蠲不惟悦人之耳而又爽人之神也因名曰清風之林文貴商於湖海心未嘗不在是林也頃來京師慕太常卿夏公墨竹妙天下乃持縑素求圖其所謂清風林者而時展玩焉將徵

名能詩者題詠其上以寫其適介秋官員外錢君原博屬一言為之引惟夫風大塊之噫氣也不自為聲而聲生於物之所激不自為形而形生於物之所遇故風一也簸塵沙則為狂鼓濤浪則為怒汎蘭轉蕙則為香是皆因物而有變也至於竹中虛外直有冬夏不易之節中立不倚之操物之至清者也惟竹之清也故激之而成聲過之而有形而風也亦從而清焉是以人之挹之悅乎耳而爽乎神徒知風之為清而不知因夫竹之清也

且天下之物可愛者多矣而文貴於竹而植之而圖之而詠之而獨加厚焉何耶吾知其心必窮達不移其守得失不渝其志羣居而不附麗特立而無比周於竹之清實有契焉者觀人之親其德者無不愛而接其儀者無不悅是何異於竹風之相値也耶此文貴所以不他之愛而獨厚於是良有以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文貴之謂乎昔者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今諸君子皆能言之士詩之作也固亦若是文貴披是圖也詠是什

也不知清風之在林歟抑亦清風之在詩歟其所得當益深矣是為引

贈揚郡太守王君赴官序

昔太史公傳漢循吏謂其能奉法循理不尚威嚴故得列於是予嘗思夫代之為理者法而能奉則承流宣化以盡職而非法者有所不為矣理而能循則持廉秉公以守身而非理者有所不行矣如是則德化漸洽而民心悅服又何待威嚴之及哉凡假威嚴以為治而強民

之從者皆不足於理法者也内之有不足而惟外是假欲臻治理之效不可得也及效之不臻而乃誣民曰難治豈理也哉揚之為郡介淮海之間自唐以來天下繁盛之地稱一揚二益人民之夥物産之殷逮今猶然乃江北一都會也比者郡守以缺聞少保高先生其郡人也欲得循良之守以惠彼民而素知大理寺副王君宗貫賢薦之天曹奏于上擢補是缺宗貫陜右三原人中辛酉鄉試登戊辰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日親炙館閣

耇老成人所聞所學皆康時之略聖賢之道尋拜官大理剛毅穎敏著于有為屢平反大獄執議不回無少阿懾今都憲蕭公時為棘寺卿每以第一人稱之其足乎材立乎志者若是宜為少保公所知而擢守大郡也夫揚固大郡也頃因水旱相仍民多告病使或為守者矜智挾私而立威以逞其何以堪之今乃得材足志立之宗貫焉則夫斯往承流宣化持廉秉正惟理法是循是奉葢可知矣其德化容有不洽民心容有不悅而治效容

有不臻者乎由是豈惟將受國家增秩賜金之褒他日
儻傳循吏又當不後於古人矣君將赴官内翰劉君偕
縉紳徵言以華其行故述期望之意為贈

丹陽董莊睦氏族譜序

睦氏之先望出魯國五季時有睦三府君始自真定來
擇練塘之南句曲山之左居之是為丹陽董莊之睦嗣
武畧將軍鎮江衛副千户良佐念其先人武畧府君嘗
脩輯歷世譜系未就而没兹承叔祖伯林景曦二公之

命詳加考訂以睦三府君為始祖其後有遷毘陵者維揚者茆山者彭橋者甕城者朱巷者石漂者市居者黄土橋者坊前者凌口者合之為一十九代析之為一百四十二枝逾五年始克成編一開帙間則上下五六百年之久胎穆世次粲然有倫俾後之人知本所自出而篤尊尊之義知支所由分而盡親親之恩其用心亦勤矣豈非敦本厚倫之士乎譜既成自序以見志復徵予言予以謂三代世家自得姓受氏有五宗之法以統族

屬故列國皆有本系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國滅宗散其法遂廢於是以門地相高而譜牒始興隋唐之時蓋家有譜及五季喪亂相仍散佚者多自是知其本者鮮矣宋興惟歐蘇二氏之譜著稱於世遂為後人之法焉夫世系之自非譜何由而明昭穆之别非譜何由而叙族屬之繫非譜何由而合是宜良佐汲汲於家乘之修而追成先人之志也其孝可嘉矣然其為譜斷自五季而下其上也不敢妄引而強合焉是為得實亦可見其

先世所積之厚故遠而益盛若此也良佐之賢既能承先志以成斯譜為後人者繼繼繩繩皆能心良佐之心以光其族則蕃衍昌大未可涯涘續是而書者又容有窮乎遂為識其左而歸之

潞渚驪歌序

景泰六年八月定襄伯郭公奏臣生三月父喪母守節教臣獲底成立至正統初母喪遺言與父合葬南京祖塋屬有同産兄病不能往權厝西山俄兄又喪七年南征

麓川十四年北征留鎮大同景泰五年召還往返備邊
久未歸葬臣得禄思親不勝哀痛幸賜回還葬以副遺言上
憫其情許之詔工部為營葬事遣官諭祭有司給驛舟
歸其喪陛辭將行縉紳交游胥與餞於潞河之渚咸賦
詩為贈凡得若干首合而命之曰潞渚驪歌盖取古逸
詩之義也謂予辱葭莩之末宜敘簡首惟人生大節忠
與孝耳子盡孝於親仁也臣盡忠於君義也仁義脩而
君子之德立公世家臨淮大父營國威襄公從太祖高

皇帝削平宇内為開國元勳男尚貴主女侍椒房一門貴顯世莫與倫公為戚里貴游器宇瓌傑材識英邁而能折節事學書無所不讀發為詩文清奇雅贍膾炙人口是盖有得於天而非積習所能及也自洪熙初宿衛禁庭立朝幾二十載才不少試既而仗劍臨戎南征北討始克展其將畧累樹戰功用致茅土疏封河山入誓時族嗣侯方有酎金之失公不藉梯媒復起而得之寵章褒錫貤榮祖禰非忠盡於國曷能爾乎兹復拳拳以

繼述為心念母夫人價言力襄大事不遠千里奉其體魄祔於祖塋非孝盡於親曷能爾乎忠孝兩全大節以立君子之德莫有逾於此者矣然朝廷於公顧遇至渥今日遂公之孝者又將望公之忠於無窮也昔周宣王之命仲山甫有曰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命召康公有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自古繼體之君所望乎世臣者蓋若此君子不以私害公然則公也豈宜久於去哉予諗于公公曰唯唯

贈吏部侍郎俞公賜告序

太子少保吏部左侍郎嘉禾俞公以疾在告上疏願歸故里調治詔許之諭之若曰朕久留卿冀疾有瘳而卿固願歸治卿歸宜愼疾自愛務近醫藥疾愈速來輔朕有司其月給米十石初公得疾上數遣太醫來視予善藥逾年不愈公始欲歸上疏不許又逾年疾如初乃再上疏至是始賜告官其一子為給事中俾侍疾南歸公何以獲朝廷眷遇之隆若此哉盖公以醇實之德博贍之

學正統中侍皇上於藩邸講明正心誠意之方敷陳堯舜周孔之道朝夕納誨輔成聖德故皇上於嗣統之初進公鴻臚寺丞尋擢少卿累遷至今職方倚公贊理弘猷共興善治公亦竭忠盡瘁展布其才奈何沴氣侵而疾疢作矣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高宗命傅說曰予小子舊學於甘盤自古聖君哲后未有不資於學以成聖者是以皇上緬懷舊學恩意惓惓勉其留厚其去而望其來也使公無恙豈宜一日去左右哉宜

其眷遇之隆若此也抑予聞之昔秦少游卧病汝南直舍高符仲携輞川圖示之曰閲此可愈疾少游得之喜甚即於枕上引之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數日疾良愈公之歸故鄉山川歷歷在目睹先世丘隴之所覽童子釣遊之跡其心之喜殆有甚於少游之觀圖者矣疾寧有不愈者乎尚勿藥早來以仰副睿諭之盛心是縉紳之所望也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俞公偕諸君子篤僚舊之好屬筆於余以為贈於是乎言

贈達先生赴襄陽教授序

先生括蒼之宦族也始祖哈麻仕元爲鎮江路達魯花赤高祖志公爲撫州路同知曽叔祖兼善進士及第死節封魏國公謚忠介祖彦廣仕國朝監察御史陞湖廣僉憲父文有隱德不慕仕進日以詩書教子姓以故先生之學得自家傳深有源委永樂庚子以詩經領薦浙藩登甲辰春官貳榜第來教應天府庠宣德初大理卿西昌胡公撫巡南畿大興學校增廣生員譙甫髫年預

在選列獲隷先生講下執經問難啓廸良多方資卒業於朝夕而先生以滿考去矣後聞先生擢教新淦再擢鎮江所至勤於誘掖士子彬彬造就鎮江乃其始祖宣化之地卒葬於此丘隴所存先生因卜居焉先生有三子曰顯曰褎曰鎮皆秀敏克家而顯之子曰頴曰縠性亦聰悟俾二孫俱入郡庠紹儒業今年再以滿考來京將辭老歸於鎮江遂休致之樂天官卿謂其耳目聰明筋力不衰而年且未至不允奏補襄陽教授不日陛辭

將行括蒼新淦以及鎮江諸縉紳慕先生之德咸徴能文者為序以贈應天諸君子以謂吾輩可無一言矧子職文辭又在門墻桃李之列欲黙得乎譾惟以門弟子而為文以贈師果理乎哉抑觀古之人於其師言動之詳必謹録而識之不特孔門為然則文以贈之蓋亦理也先生性温厚坦易執禮恂恂然甚恭遇義舉則毅然不讓為文不事絺章繪句必傳於理教人隨其資禀高下訓諭之皆有所得存心介特一毫無所苟取此其槩

也故其三歷名邦前後三十餘載道化日孚德譽日廣豈偶然也哉則夫先生斯往襄陽士子固知坐於春風中矣謙不佞因述先生言動之槩為贈用附於古人謹識之義云

盤泉詩集序

詩者言之有音節者也言之有音節一皆本於自然而不容已焉若康衢之謡擊壤之歌二南之詠是皆髫童野老委巷女婦達其情之所欲言者初豈有意而為之

哉以今觀之雖學士大夫反有所不能道何耶由其被先王教化之深而發乎天性之真者自然而成音也後世之為詩者養之未至而欲模擬古作極力馳騁排偶聲律風雲月露以為工牛鬼虵神以為竒而古意索矣惟陶韋之冲逸李杜之典則膾炙人口世爭傳誦之以至於今豈不以其音節自然有得於風雅之遺者乎盤泉先生名實字篤恭姓李氏盤泉其別號也先為豫章人九世祖始徙豐城先生生而長身美鬚居家孝友早從

鄉先生朱至貞遊刻志問學授徒於鄉不慕榮進永樂中郡守以秀才薦起之理刑憲臺拜河南盧氏丞持身廉謹有惠愛之政後謝事歸以壽終平昔喜吟詠每有所得輒形於詩詞達而止不事絺章繪句然惟以自適多不存稿其子太平知府若虛掇拾遺墨僅得若干篇彙萃成帙凡古選歌行近作絕句諸體畧備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也以予有同年之契屬為校定既刻諸梓復俾予序之予觀先生之詩冲逸而不窘迫典則而不

奇詭有和平自然之音無模擬馳騁之態蓋涉陶韋李杜之蹊徑而上追乎風雅者也考其所詠或酬答親友或紀述宦遊或寫已懷或勉子德無非天理民彝之懿而其操履之端學術之正涵養之厚居然可見得不有傳於世乎孔子曰有德必有言於先生信之矣若虛以名進士出守大郡文章政事卓稱於時嘗荷推恩贈先生為兵部主事茲復圖其不朽者如此是則仁人孝子之用心矣遂忘其譾陋而序於篇端

贈夏文振序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盖取諸夬夬揚于王庭其用最大也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則教之六書書必同文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唐則有明字之科墨試說文字林通者為第古之重字學也盖如此詔令之出政事之紀道德功業之載制度文章之述率惟字書焉是賴可不重

乎使作字者或體有未精義有未究而弗得其法則其所書非謬必俗烏能布諸簡册而傳諸天下後世哉是以國家慎重其選凡貴遊子弟能攻字書者俾入綸閣以精習之俟三載業成授之以職蓋即古昔教試之遺意也崑山夏文振氏乃今太常少卿仲昭先生之季子也先生早以高文碩學登進士第入官翰林以精字學選書聖製太宗文皇帝愛重其書嘗面加奬諭示為人法於是先生以善書名天下文振秀頴超特篤志儒業

讀麟經究褒貶之旨暇則操觚染翰傳其家學體義兼精波磔有法字畫遒美無謬俗之弊今年秋時當大比以侍父官舍不獲還鄉就試上章乞習書翰苑以便孝養試之入第詔允其請交游咸以為榮徵言以贈惟夫自古專門名家匪獨經生學士為然字學亦莫不然也故以王逸少為父而有獻之以歐陽信本為父而有通以米元章為父而有元暉以趙孟頫為父而有仲穆世遂以二王大小歐陽二米二趙並稱茲非名家者乎今

先生既以善書名天下而文振復起而濟厥美不日業成致有禄位于以粉飾絲綸黼黻皇猷以揚于王庭則南橋北梓聯芳禁闥世之稱詡者夫豈獨專於王歐米趙也耶庸書以贈

倪文僖集卷十九

倪文僖集卷二十

明 倪謙 撰

序

贈都督趙君叅戎宣府序

正統己巳秋邊塵弗靖今户部侍郎楊公時為翰林侍講奉勅假御史職往山東糾率義旅以備非常尋召還朝與予論及山東帥臣亟稱都閫趙君良佐之賢不容

口敦詩說禮善於用兵有折衝尊俎之風子心識之未幾良佐来京備禦胥晤於侍郎公所目其儀度則詳雅而不矜肆耳其言議則忠信而不回遹探其氣略則振邁而不萎薾盖將才也始信侍郎公之言不誣景泰甲戌秋朝廷知其賢賜勑俾協贊果敢營軍務君制馭有方兵校悦服今年秋宣府左叅以缺聞朝廷謂惟君可當斯任遂擢署後府都督往補之鎮守懷來永寧等地寶遴遴也夫錐處於囊其末未有不見鐘考於簴其聲

未有不宜君惟抱負之在内者有素故其材美外見聲譽外宣自有莫之能禦者是宜峻擢之加有以簡在乎帝心也蓋君世家鳳陽曾大父某從太祖高皇帝起兵削平海㝢累功都指揮同知伯父德勝官至大都督封梁國公配享仁祖廟庭父某任都指揮分閫山東君幼嗣為指揮使用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薦亦陟父秩其傳珪襲組固有以見其世澤之遠而振拔有為克光先烈則君之所自致也今往叅機畫發謀出慮詰戎慎

守內衛京師俾同磐石之固外禦侵侮俾絶烽燧之警此則國家所望於君者然也爾公爾侯河山帶礪所以酬君之勛伐者得不有見於他日乎君陛辭戒行搢紳咸燕餞之而屬予為之序行矣良佐尚懋之哉

故工部尚書周公輓詩序

天啟國家興隆之運必篤生俊偉非常之材以輔成鴻業若詩所謂降于卿士實惟阿衡保兹天子生仲山甫是也故其存也人仰之去也人思之歿也則又皆哀傷

悼惜有不能自已焉孔子曰吾惡夫涕之無從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是哀者豈有所勉而然哉情之感者深則哀之發者甚也昔子産之歿鄭人為之巷哭叔子之歿西州為之罷市盖以是夫盧陵周公當太宗文皇帝龍飛之初策名進士與曽棨等二十八人進學翰林為庶吉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越府長史奉勑廵撫京畿擢工部侍郎進位尚書歴事五朝幾五十載璽書褒異信任日隆懇以年至乞身歸老歸再逾年以疾

卒訃聞上悼惜命有司營葬事再致諭祭賜謚文襄公卿大夫相與哀於朝農工相與哀於野商旅相與哀於塗而東南之民相聚而哭有失聲者焉公何以得此於人人哉盖以公負博贍之學温純之德卓越之材所謂俊偉非常者也平生事業皆煥然可述而廵撫之績為特著所至鋤強植善興利除弊其理經費常賦既足而餘糧充羨以之賑饑奉公天灾流行而民不憂利役繁興而民不擾脩廢舉墜百度惟新而民不知所出功施

於國家惠洽於黎庶豈惟東南列郡仰之如神明戴之如父母而公卿大夫莫不挹其仁風而景其賢範焉故於其謝事尚惋惜公以為何可一日舍斯民而去既其去也東南荐饑無術以救尚望起公以為必有通變活民之方豈意公之歿乎宜乎哀之甚也哀之而有言言之而成章公冢嗣仁俊輯而録之屬讓為序嗚呼上天生公實以資於國而國家用公足以盡其材高位榮名保全終始豐功盛烈垂休史册可無哀也而公卿大夫

猶哀之甚何邪誠以公為國之股肱民之山嶽老成凋謝不可復得而情之所感有不覺其詠歎之深焉皆為國哀之為民哀之而非出於一人之私者也哀不於私情而益有以見公之德之盛詩既就編遂叙歔而為之引

都門送别詩序

君子之去國也哭於墓而後行所以傷丘隴之無主也一旦得返故園復守塋域以盡餘齒得不為人所慶幸

哉淮南羅禮文甫文節其字草亭其別號也以文學名淮海間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知之曰草亭先生儒者也多遣子弟從之游文節古貌癯然而惟道腴是味惇德飭行清約自守俄有以疑似之迹誣之者文節弗與辯牵於吏議謫戍遼陽文節長嘯就道畧無慍容遼陽地邊徼霫女直斥堠彌望鎮禦皆猛將獷卒日尋干戈以備不虞聞文節名咸尊敬禮下之罔敢辱以屬凡有邊務輙就與謀議文節為籌畫悉中肎綮則又皆曰草亭先

生吾師也居遼數年其道益顯聖天子臨御之秋大沛
恩澤凡臣民坐累戍邊者悉復其職業文節蒙是恩獲
解戍過闕祗謝南歸東甌襄武王孫錦衣揮使湯公讓
與文節有斯文舊好合縉紳賦詩以壯其行積之成什
題曰都門送别詩而以首簡授予予以謂貧賤得之不
以其道惟仁者為能安之是以處困而亨阨窮不憫蓋
無入而不自得也文節横罹非辜自樂境而涉畏途在
他人鮮不至於怨天而尤人矣文節乃能隨遇而安悠

然自得非確然有守能若是乎宜其德之孚於人也昔漢管幼安嘗避地遼東操尚聞於海表以司徒華歆薦遂徵還郡文節德孚海表獲宥而還殆無媿於幼安以公讓為知己寔有過於華歆用是交相詠歌以貺行李為公讓者豈無意於文節也邪文節斯歸屐墓而入其樂可知顧其裝槖珠聯玉綴行色粲然可謂不落莫矣遂不辭而為之序

高氏世譜後序

名宗鉅族莫不以賢子孫而盛以之賢而微其所以盛者由其積徳累善慶澤深長奕世濟美繼繩而不墜也四明高文正氏其先汴人始祖瓊仕宋真宗朝景徳初契丹入寇上幸澶淵瓊扶輦渡河卒摧醜虜康靖宋室授檢校太尉封衛國王謚烈武功既著於朝廷有子十四人皆教以詩書至仁宗嘉祐英宗治平之間登用羣賢輔成盛治徳復深於天下其開於先者如此故其後賢振振疊出陟武階升文資建功樹業者前後相承與

宋終始宋祚已訖族屬散居四方而寓居四明者為特盛有號唯菴老愚者嘗譜其世次始自烈武至文正凡十四世越四百七十年昭穆之序秩然有倫文正寶而藏之以求予序予聞昔范匄歷陳其族而魯叔孫豹以為保姓受氏世祀之不絕不若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高氏之先功德之隆固已光啓後祚為子孫者允能立德立功立言以亢其家則不朽之實得不益遠而益盛乎尚懋之哉遂以是書於後

張怡筠壽像序

冬蜡月初吉内翰錢先生携酒肴過余為壽且持怡筠肖像展示余曰此姑蘇張君廷義之容也廷義世居閶門西積德尚義嘗輸粟賑饑奉勅褒旌受命服之寵昆季五人行敦雍睦二親早世祖父壽九十餘康寧在堂胥極孝養罔或違缺余雅重其為人頃以此像請余請益曰年近知非之歲願有言以教我余與廷義交莫逆無能為教敢轉以請亦將以為廷義壽焉余以謂廷義

德進知非固已覺今而悟往矣余方混混於是非之途亦欲就先生而請益顧何以為廷義告哉雖然莊周氏有云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也人生寓形宇內耳目鼻口雖堯舜無不與人同獨全其性分所有而積中發外之容則貿然與人異耳故君子道德之蘊畜於己者既盛則英華暢達其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者亦皆出乎自然而無所勉夫豈常人所可及哉今觀畫工之貌怡筠也置身翠壁叢篁間峩冠褒衣坐閱經史風采粲

然于以狀其抱石之介全竹之貞所謂不惟得其形似兼得其神氣性情者也余雖未識廷義即是而觀豈非有德之士乎有德者必得其壽將不如石之不可磷竹之不改色乎昔蘧瑗行年六十而化宣聖七十不踰距尚父八十陳丹書衛武九十著抑戒年彌高則德彌卲廷義希是以勉其為德也寧不與年偕進乎余敢以是為廷義告第余尚少廷義數歲也庸安知余言之非非乎先生以為何如

慶孫母董太夫人壽九十序

太夫人董氏乃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會昌侯孫公之尊壼聖烈慈壽皇太后之母也皇太后誕育聖躬纉承丕緒康靖家邦復正宸極功德隆盛亙古罕倫皇上志篤尊親爰伸公義於歲首端月之良恭率羣臣拜上徽號大孝聿昭輿情允愜而太夫人高壽適當九十身際太平之昌運目睹曠世之盛典心益怡樂體益健強耳目聰明飲食加進蓋不知閱世

五百四十甲子矣太夫人有子五人曰繼宗嗣會昌伯以翊戴功進侯爵曰紹宗曰顯宗曰續宗俱錦衣衛都指揮曰純宗指揮女六人孫男十人曰璡指揮曰瓚曰珍曰玹曰璘曰理曰瓏曰瑀曰瑛俱千戶曰璟尚幼孫男女十人曾孫男女六人諸子若孫皆謙恭謹厚孝養備至慶太夫人壽躋九十日馨鮮釃酒以次捧觴升堂為壽太夫人亦樂為之釂恩光慶澤萃于一門噫何其盛哉拜慶之頃不鄙命謙為序以致頌禱之意謙惟本

大則末茂源深則流長故有非常之德必享非常之福也太夫人出自名門來嬪華族克相君子内行純備德善既厚祥祉自臻用致篤生母后備任姒之聖訓成子姓著陰樊之賢瞿弟在堂金貂繞膝肴核旅陳絲竹迭奏富貴尊榮登于壽考洪範五福太夫人寔全備焉豈非古今之所僅見者乎稽諸禮九十者日有秩君命使人受飲食不離寢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所以致尊養之義也此隆古禮待人臣之老者若是況在

母族之至親者哉是以皇上於太夫人眷賚便蕃中使存問者不絶於道尊養之義匹休往聖而又加封誥命極其優崇有端淑恭慎慈懿静專德著閨門儀于宗黨之褒大哉皇言固有以深知太夫人之所積者矣皇上推睦族之仁諸子若孫克盡承歡之孝太夫人之壽算延長自是越百年而往誠不容以數計之矣其享非常之福也不亦宜乎謙敬拜壽筵無能為辭嘗聞閟宫之詩有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譙不敏敢誦是詩以致頌禱云是為序

贈南京禮科給事中白君序

常之白君廷儀以詩經登丁丑進士第逾年拜南京禮科給事中内翰王君廷貴合同鄉之士謁余言以贈余以為今之六科即古之門下省也其屬歷代不一有侍中給事黄門侍郎納言諫議拾遺補闕諸職掌獻納諫正奏覆審駁之事若給事中者秦漢以來專掌顧問應

對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隋唐以後始移門下以省讀奏案駁正違失至國朝並廢省職設為六科每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凡三等不惟職司封駁而諫正糾彈之任咸歸之則是以一官而兼衆職矣職分者事寡職兼者事劇則今之給事中視古不亦重乎南京國家定鼎之都也百官有司咸備自鑾輿北駐天下奏章悉達帝所而南京六科無事封駁科務稍簡於是每科特存給事中一員以總之雖不事封駁然或朝

廷政事有闕失皆得以諫正大臣百官任非其人皆得以糾彈也則是以一人而具衆員矣員衆者事易員獨者事難則南科給事中視今不亦尤重矣乎廷儀當英妙之年負敏贍之學一出而角藝文場輒能策名甲第蜚聲于時及謁銓部職清地禁復登近侍之列則玆往南科居兼職獨員之重亦將何以舉之乎盖廷儀宦學相承世父叔瑜嘗由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亦拜禮科給事中父道英以鄉進士任大冶教諭則廷儀憲章

之練習詩書之講貫耳濡目染得於家庭者有素矣余知廷儀兹往諫正糾彈必能慎重自持進竭忠讜務裨治理以舉其職豈若窮鄉新進世務未更之士立名好異觀望喋喋以撓政事者哉昔司馬温公嘗謂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以廷儀之賢殆無愧於斯言也名位之進此其基焉可不勉哉是為序

贈南京兵部侍郎李公序

昔有周既定都豐鎬復營洛邑以朝諸侯是則東都西都之制從古為然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削平四海以金陵形勝甲于天下爰定鼎建為京邑城闕之壯屏宇之華制度周密規模宏遠逮我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益加修飾翼翼濯濯罔不大備永樂中車駕北巡肇建宮闕屏宇於行在設官授職悉如京邑至正統中乃革行在為京邑而以京邑為南京於是兩都之制始定朝廷以南京為國家根本重地凡六卿之缺必慎簡宿

德重望之臣以任之蓋將以鎮安宗社而彈壓乎人心也況六卿之中司馬尤重參畫戎機申嚴武備又必得達時知變之材然後可恃以無虞也簡任之際可輕乎哉肆惟皇上光復寶位綜覈名實式序在位而於南都六卿尤注意焉進退之間務在得人故今一時所任皆老成忠義之士今年南京兵部右侍以缺聞皇上命簡於吏部而僉議惟南京通政參議李君為宜朝廷遂擢以是職齋牒畀之然必以君為宜者蓋以君之祖甚嘗以

誠篤之學高明之識事我文廟自侍從登銀臺拜禮部侍郎著聲於朝而君以名進士起家給事黄門亦登銀臺文學政事無忝乃祖則其名位固宜繩其祖武也且其歴官既久德聲尤著既負宿德重望之雅復懐達時知變之材則司馬之任非君宜任而孰宜乎嗟夫世宦之家父子祖孫固有俱顯達者矣未聞祖孫歴官名位相埒若李氏者也是固本其世德之昌而國家化育人才之盛亦於是而可見也可不勗勉厥職以圖無負於

縉紳之所望朝廷之所恃乎初君拜命未幾伏遇萬壽聖節拜表詣闕將還通政張君允中相率賀之以予亦嘗為僚也屬叙以贈君名震字用初永平人

贈浦城醫訓潘廷瑞序

浦城潘璧廷瑞乃江西撫州太守至善公之孫鴻臚少卿文錫公之子應天府學教授節菴李先生之壻也節菴以高文碩學厚德雅度表儀京庠為多士所愛慕余時親炙講下深承禮待異於諸生而廷瑞居節菴貳室

與其内弟公器皆妙年負英資篤志問學節菴遣從余同窓友王文通習舉子業獲連硯席而二君不鄙膚謭就相資益乃朝夕相與講明經訓之奥商訂文義之疵相得甚驩由是節菴凡有曲讌酬勞文通必召余與偕後鴻臚病没廷瑞以憂去節菴秩滿公器以隨侍去遂爾相别然相憶之情恒惓惓也正統中余以領鄉書北上成進士承乏詞林雖與二君南北相違而音問往還相續每開緘見其手扎宛然如接顔面也意期二君必

褎然取科名以出然皆孑立無他兄弟備養用是力學以侍親若將終身焉廼者邑之醫學訓科缺員而廷瑞嘗旁通醫經脉訣著活人之譽僉以為宜乃薦其名於朝廷瑞因趣裝來京始獲胥晤宦邸以二十載相違之久而遂一旦相叙之情其樂為何如未幾廷瑞就試醫院中式詣銓曹奏補前職别余南還不可無一言以贈乃告之曰士君子出膺時用者率皆遠去鄉戶仕於外方廷瑞之拜官也獨能守其丘隴田廬之舊一可慶也

列于庶位者率皆身親案牘政務惟繁而廷瑞之涖職也獨能施其醫藥利濟之仁二可慶也挾是二可慶者以游于鄉容可慆慢以怠事高滿以凌人乎尚益恂恂恭慎謙巽自守以常保是慶庶身修職舉德成名立以無忝父祖家聲顧不韙歟此余因疇昔之好用敢致箴規之義若是歸見公器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躋祿仕為親榮矣廷瑞瞿然曰敢不承教遂書以識別

送延平教授吕先生序

延平閩之大郡也山水為東南最其靈秀所鍾大賢君子疊見往昔若中立楊先生者北從明道程先生之學於潁昌升堂睹奧號稱高弟及歸明道語坐客曰吾道南矣後先生倡道東南及門之士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則有仲素羅先生仲素傳之愿中李先生愿中所傳則考亭朱夫子也故論道學淵源必以濂洛關閩並稱而閩學之盛莫逾於延平也今天下之士讀聖賢之書者悉以程朱之說是宗況延平為諸儒講學之地流風餘

韻猶有存者士生其間其感慕景仰希蹤前哲得不倍於他郡乎會稽呂先生公愿乃宋相頤浩十一世孫也先君子任南京大理少卿學端行高以古道自居先生侍側熟聞義方之訓宣德間以春秋領鄉薦中春官備榜授鉅野教諭秩滿陞淞庠教授所至以啟廸賢才為務霑化者道融飲徳者心醉士論翕然歸之玆以丁艱起復遷教延平淞庠縉紳暨門下嘗從游者要余贈之以言余以謂道喪千載而二程夫子始紹其統以傳於

龜山豫章延平則所授業者也二先生每當講誦之餘危坐終日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葢以天下之理胥由此出既得其本而存養益熟然後觸處洞然泛應曲酬而發必中節矣此其學之所得者如此故其接後學答問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要之以反身自得為本也先生司教於諸儒毓德之邦而摳趨者又皆感慕景仰希蹤前哲之士使操於己而化誘於人者誠以二先生為法則道學復明士風丕變茫

茫墜緒得不振起於今日也耶行矣先生予日望之

贈華亭知縣楊君赴官序

余被命在東閣重修天下郡志偶閱淞郡所上志書見其登載名宦不數人而於上海則紀楊尹之績曰尹名昕字某溫之瑞安人以進士舉於鄉升太學景泰二年來為上海推誠感物以廉自信人不忍欺母以就養終昕奉柩歸葬邑人爭賻之不少顧百姓有哭於道而且歌曰楊中堂楊中堂來何遲去何忙又歌曰楊知縣為政

淡然民自便各里聚錢六七萬饋送楊侯侯不盻云余以謂古之人於去任之際有遻一大錢受紙百番以徇民情者今君乃更一毫不取其廉潔之操殆有過於古人矣心竊多之時學士錢先生與余同預纂修廨相聮也先生華亭人於上海為鄰封余因舉楊君之績諗之先生亟稱其賢不置曰是信然也況吾郡之志乃太守葉公所脩公治行卓越慎許可侯親為其屬使其績果無可稱公詎肎虛譽之哉然後知君之績蓋實録也居

無何君以服闋來京適華亭尹以缺聞學士乃舉侯前
績達于吏部曰淞民素慕楊侯使華亭得侯為理民望
愜矣吏部遽以君奏補是缺邑之縉紳皆喜相率徵言
以豔其行惟國家之治天下以安民為本而守令之承
流者以愛民為先愛民之道以廉為要持身廉則心無
所蔽而燭理也明情無所徇而處事也公既公且明民
心悅服其愛之也莫加焉求民不安不可得也昔君之
治上海民固已歌頌其廉今往華亭清節將自是而愈

厲華亭之民又容有不安者乎楊君往哉余恐兩邑之民有相爭於境上者矣雖然士之廉猶女之貞固當然也世惟有行虧於閨門節隳於宦途而後貞廉之名始重朝廷於是褒旌及之禄位加之所以為世勸也君立志之堅始終不替朝廷將必寵之以顯秩而太史將大書特書與古廉吏同垂名於信史矣豈特郡志載之而已乎楊君鼎諸遂用書為之贈

贈姜先生典教固始序

鄱陽姜貴憲先生早侍叔父鄧州學正志達先生在官途漸濡家學時令内相李先生執經就講學行出倫輩貴憲因與先生獲連硯席有麗澤之益先生尋以所業擢魁河南登進士高第累官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入秉鈞軸而貴憲因叔父解任南還卒業饒庠屢遊場屋不偶今年始膺有司之貢來京師試高等入太學方得與先生胥晤叙平生歡契分藹如也未幾以母老在堂陳辭願就教職得禄以養母詔許之試復高等拜河南光

州固始教諭先生雖欲留之而志不可奪也瀕行交游大理廷評浦君偕縉紳需言以贈余以謂相業與師道勢若相懸而事實相資也相為天子用賢於朝廷師為天子育賢於學校學校有所育而後朝廷有所用師道有所立而後相業有所成是知學校者賢才之源朝廷者賢才之流也以位而言固相崇而師卑以功而言則育難而用易以難易崇以卑易易其事正等耳貴憲之於內相昔未仕也其業則相資於一已今既仕也其道

復相資於國家夫豈偶然者哉肆惟聖朝以深仁厚澤化成天下雖山陬海隅莫匪聲明文物所洽矧當中州之地乎貴憲出自儒宗富於德業今往踐師席正已以率之盡心以廸之材雖有高下也教則因其所資道雖有精粗也語則量其所及將見士子歆慕感發充然無不有得材成德立嶷然無不可用不日彬彬接武而出擢於科目揚于明廷以待國家任使寧不有資乎相業之成也耶師道之重若此故於兹往特舉相業之等者

以明之貴憲尚懋之哉

贈劉少尹赴應天序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是為南京以集慶路為應天府太宗文皇帝駐蹕北平是為北京以北平布政司為順天府兩京二府有尹有丞其秩尹視六曹丞視九卿並以方岳及侍從之臣居之所以重其任也稽諸古周官有内史掌治京師漢分置左右内史後更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是為三輔後漢都雒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

所在不改其號唐都長安為京兆府以河南為東都又增太原為北京是為三都並以親王為牧置尹以貳之各以少尹通判府事宋都汴為開封府牧尹不常置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又以河南應天大名為南北西京皆置留守其後武林建鄴亦建行宫武林視汴都建鄴視三都並係執政從臣以充歷載以來罔不以是為重誠以畿甸之内輦轂之下百官軍民萃焉四方萬國瞻焉匪得聞望素著為搢紳所推服者以居是任曷以壯

國本而慰民情也哉朝廷授任之際必慎加簡拔而未嘗輕以畀人為是故也刑科掌科事給事中劉君洙茲被擢為應天府丞蓋出于慎簡者也君廣信之貴溪人尊甫先生嘗典維揚嚴郡姑蘇三學之教啟廸有方士風丕變君随侍左右過庭之訓漸濡有素用是德崇業廣以書經舉江右鄉試為第一人登景泰辛未進士第拜給事中封駮章奏無所違失出使暹羅涉歷鯨波不避險艱布宣聖德得將命體使還進掌科事未幾擢丞

應天天府丞古少尹也給事國侍從也以侍從而居少尹固為宜矣况君簪筆螭頭觀風海外其德望素為縉紳所推服也哉則兹往也尚念朝廷簡拔授任之意若是其重展布弘材以贊庶理俾朝廷之基業益以固京畿之黎庶無不安則國本得不頼之以壯而民情得不頼之以慰乎予郡人也喜吾民之得所頼也於是合諸君子餞君之行而偕為之序

倪文僖集卷二十

倪文僖集卷二十一

明 倪謙 撰

序

順天府鄉試録後序

國家立賢無方廣延英乂於開科取士不惟簡拔於學校凡貴游民秀兵校史胥皆得抱藝來試誠欲盡天下之才慮有遺珠之惜也士生斯世抑何幸與天順已夘

秋適當大比太學及畿内士就試者幾三千人盛矣哉順天府以考試官上請皇上以命臣定之臣謙因頓首受命恭詣試院悉心簡閲以承休德得文之合矩度者一百三十五人遵定額也鄉試録成故事宜為後序臣惟人君之馭天下未有舍賢而能治者粤昔賢才之盛稱稷契皋益周召畢榮其謨訓功烈亘古鮮及者由有堯舜文武之君作之於上也我國家自太宗文皇帝建都於斯氣運隆昌克生多士列聖相承甄陶教養蓋已

有年故自永樂開科以來所得之士出學校而登天府者豈惟一時扶景運翊鴻猷佐成太平之業迄今允賴其用焉則今日所得者又有以匡賛億萬年之祚於無疆也匪作之有道其何以致是哉然考試惟取其文所藴由之以得何則文者德之華也如山焉上有丹砂者下有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錫如水焉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孰謂觀於外之文不足以知其中之抱負乎故策名是録者皆抱負之卓然者也肆惟皇上崇儒右文聘

名遺逸躬親萬幾懋圖治理聖德之隆超軼堯舜文武矣凡在四海之遠尚皆作於聖化矧京輔之近者哉譬則日之升暘谷先被其光江之流峨岷先霑其潤則人才獨盛於斯宜矣諸君子由賢科以升幸遇大有為之主行將角春官對大廷釋褐登朝可不勇於自勵乎先儒謂豪傑之士由科目以進所謂豪傑固不以一得而自足也天之賦於我者大矣充之盡其道養之得其義足以運陰陽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道濟天下而

不以爲徳澤被後世而不以爲能寵辱臨之而不驚利害迫之而不變若是者豈徒然哉由其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故能就大器而立遠功也夫然後可謂豪傑之士矣可以與稷契夔益周名畢榮並驅而爭先矣使得魚兔而忘蹄筌以是自足而不知所以自重人將誚之曰古今人不相及者若是是豈不孤皇上求賢之盛心也耶願與諸君子共勉之

潞河讌別詩序

皇上復辟改元之初以太常少卿陳贊先生久典明禋祗慎共職賜誥命以寵榮之追贈其考吏曹郎中公如其官先生尋以年逾六袠上疏乞身上謂其精力尚強勉留視事越明年重憫其老詔始許其歸適其子給事中世用奉命使海外國因得侍行朝之縉紳莫不咨嗟歎慕以為朝廷得優老之道先生遂退休之志而給事遇偕行之榮於是相率載酒殽設供張讌餞潞河之湄又各著為聲詩以頌其美酒既行有議者曰先生年未

七十學問老成居容臺清華之地遠政府繁劇之勞豈容去乎或曰先生素安恬逸遺外聲利與其峩冠鳴玉之檢束孰若杖藜製芰之逍遥也與其驅馳埃𡏖之間孰若嘯傲烟月之表也此其去也余曰不然君子幼而學壯而仕老而休皆順夫自然之理而已是以七十致仕載於禮著於令古今所同在上者不强以事以盡為君之仁在下者不貪其位以盡為臣之義君臣交致其道進退各得其宜斯為美也議者之言豈知先生者哉

且君子全名為難全節尤難常情孰不思有立於壯盛之時鮮有不少變於晚暮之日若先生者早以明經薦授杭郡文學造就有方為藩臬重臣所器待請總脩浙省宣廟實録秩滿來朝選入翰林為待詔日直内禁進典籍再進五經博士文章著述傳播四方用薦出參廣藩當海寇繹騷盡心拊綏民多感化未幾入居奉常參總禮樂著寅清之譽歘歷中外始終無疵可謂能全名矣兹又知止足之戒不待年至奉身引退可謂能全節

矣名節兩全不易所守賢於人也不亦遠乎則先生茲去不特可為縉紳之楷式而鄉邦賢士大夫歆其風槩子弟接其儀刑抑又足以敦化而善俗矣其為世教之益不既多乎詩既成題曰潞河讌別咸欲余言以弁簡端遂不揣而為之叙先生字維成餘姚人別號蒙軒云

贈于永亨南還序

錢塘有惇本厚倫之士曰于君永亨乃前少保兵部尚

書公之子也甞與其弟故府軍戶侯景瞻同謫戍塞垣永亨遇宥南還而景瞻獨留馬營永亨不勝白晝看雲之思兩度居庸來視之天順己卯收其先人遺骸歸葬西湖之堧既襄事復念其弟不置北走數千里度關直抵上谷與胥晤於宣城寓館友愛之情藹然可掬雖二蘇夜雨對牀之懽不是過也總戎都閫大臣見其克篤恩誼雅推重之而凡相知者又莫不歆慕其德而嘉羨其賢也永亨茲慮先塋久違歸與浩然於是前錦衣戶侯

楊君廷玉合素所交善携酒殽往餞之余亦在座酒乍行余執爵而諗之曰人之處世也適樂土者情所欲涉畏途者情所憚也君已脫畏途而安樂土曷異鴻毛遇風而巨魚之縱壑也在他人語及舊游必掉頭搖手而不之顧矣君乃往返於斯至于再至于三而無所憚鴒原之情果若是其深矣乎永亨曰嗟乎余自幼賴先人教育以底成立撫愛不翅所生況先人無他嗣胤惟余與景瞻耳余幸荷恩庥獲返葬先人少申罔極之報至

念吾弟獨謫於斯忍一日而忘於心耶是以亟往亟來惟見有可樂而不見可畏見有可欲而不見可憚也尚遑卹其他乎余聞而歎曰噫使天下皆曾閔也則孝友之傳之名不聞惟於父母兄弟之道有不足而後孝友之傳始立觀永亨孝於親友於其弟如是謂為惇本厚倫之士非耶視古史傳所稱可以媲美而無媿矣遂連飲以數爵余亦樂為之酹瓶罄顏醺抗手而別

天順庚辰夏五端陽日余被謫來宣城僦屋以居有公事則出應驅策否則杜門守靜以經史自娛宣府前衛有揮使李君者親賢嗜學辱枉過余數要至其家款待甚至遣弟經從余受進士業家有園一區在城北門外六月十有七日李君以時炎酷請余出為避暑之游忻然命駕偕行者則有故刑部李文盛錦衣楊廷玉朱尚德府軍于景瞻皆謫寓於斯者也乃聯騎出北郊循城之濠折而西行僅一里許至園所下馬入園則董揮使

弟珩單揮使弟祥士人姚寬王敏及李君君弟紳經皆已先至園周四十餘畝南面堅墉北負羣山翠屏環抱聯屬不絶有泉出山址自西而來流過園前以入于城引之灌畦中樹桃李數十百株蓊然成列外多榆柳高皆數尋園舊無亭榭君預於林隙張幕除地設几席具壺奕以俟於是解衣盤礴往來行遊或蔭茂樹或閱嘉蔬玩山挹泉惟意所適還至幕下則翠陰滿地坐而行觴餚饋芳鮮酒注清冽擇佳實摵樹而隕之浸泉以進坐

久出而投壺觥籌交錯笑語歡洽但覺凱風徐來煩歊自遠恍然若墮廣寒之宫而濯清泠之淵也一何快哉既而飲酒樂甚景瞻索余賦詩余亦要其同賦更唱迭和斐然成章弗計工拙座有為吾慮者曰先生昔居館閣當以藻繪為業今既罹司冦之議為放逐之臣所宜省躬緘口庶逭官謗何詩之為余嘆曰夫子愛我良厚然亦非所慮也昔柳宗元蘇子瞻之謫嶺海也率放浪山水間賦詠不輟蓋儒者他無所能惟藉文辭以宣煩

而導滯耳矧今四夷向化邊塵不驚而荷戈與役之役未見及已則余與二三遷客得以遊於此啜清泉足以沃熱中之懐醉醇酎足以釋戀闕之思吟風弄月消遣襟抱何為不可使時有警其能然乎由是而知是遊也莫非聖徳之賜幸而是詩偶為好事者所傳四方之人有以想見邊亭塞垣人心暇豫有如此者豈不益驗國家太平之盛也哉衆以余言為然相率屬和或自有作比日暮盡醉乃各上馬歸明日聚詩得若干首遂次第

成什而冠以是言李君名紱字士章濠梁宦族淳雅有士行克篤孝友好客之心本其世德云

詠雪唱和詩序

雪之為物當隆冬寒冱之時鍾嚴凝清肅之氣其為形有霙分六出之奇其為色有瑩白無瑕之潔其為德有潛消疫沴平治險巇之仁其為功有潤澤土膏覆滅遺蝗之大故雪以時降自昔稱為豐年之祥而騷人韻士愛其形色而重其功德者於雰霏雨集之初晴閑委積

之頃往往見諸賦詠以形容而頌美之若宋之謝惠連唐之韓昌黎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黄魯直諸賢皆有大篇其他律絶尤多而永叔守潁州約客賦詩至禁體物語以見其巧子瞻繼之所謂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説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者是也余被謫來宣城閑居無事歲十一月六日曉起凝雲欲同天意釀雪揮使李君士章置酒於家速予與前秋官潘君時暘錦衣楊君廷玉朱君尚德府軍于君景瞻

高尚董君士珩為破寒之會華筵乍啟羽觴競飛俄六雪繽紛交錯蔽空而下近則穿簾承幌覆屋凝階遠則冒隴蒙山縈林冪徑頃刻之間萬里一白士章喜曰茲非國家之瑞乎不宜無述也於是予與諸君彼此唱酬各成詩二章于以叙一時之清歡追千古之高興雖不能效歐蘇二公禁體物之巧至於掛景寫懷而寓夫愛重之意者則不異於昔人也既而雪止酒闌客皆散去予退而儹書所詠并序所由於卷以貽士章庶見士章

以文會友之美而諸君之作即各具於左方詩曰

六花庭院舞廉纖吟賞金杯酒共拈素練漸看埋屋角瑶篸俄訝擁山尖香生石鼎茶初熱暖拂銅爐火旋添醉後風狂天已霽玉塵飛捲下南簷

邀客何勞賦式微開尊對雪啓重扉鉛華有暈輕盈墮雲母無聲自在飛酒敵清寒須縱飲詩賡高韻却忘歸羈懐總為高情散義氣如君古亦稀

姑蘇韓公永熙正統壬戌以明經登進士高第拜監察御史按廵河上大振風紀鋤强制暴裁處得宜館閣諸先生亟稱公年富才優超越倫行舉其河上所為數事之善以語同列予時在史局覩聞其論已知公長於政事而未知其能古文也後公進位都憲出鎮江右得公所作西江詩選序觀之見其議論宏博始知公長於古文而以未獲多見為憾焉兹予謫寓宣城公奉命來理邊政目其剖決庶務隨刃而解規畫事要口占以授書史幾

於脘脘其機警天成非人可及不鄙出其平昔所作知
菴藁見示俾序一言然後幸睹全集閲之連日不厭歌
詠其詩則衆體咸備咀嚼其文則詞致高遠秩然其有
倫粲然其有光渾渾其無疵滔滔其不窮所感者無非愛
君思親之懐所談者無非經國邺民之圖蓋公浩然之
氣養於中者既盛故其所發英偉洒落而光明正大雖
詞林之老於文者未易方駕也豈非豪傑之才聖賢之
學者乎夫政事文章非二道也公之文章得韓文公歐

陽文忠公之矩度公之政事有陸宣公范文正公之志節然政事非韓歐不施而文章非陸范不能也各舉其盛者而言公蓋兼而有之矣嗟乎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脩身外以治人所學彌高則所治益修而成功益崇是以建立於世則天下被其澤今之所謂儒者幼而學之仕則棄之故從仕數年比之進取之初固已大異矣安能有所樹立而厭滿生民之望哉公立朝為才御史居臬為能按察登臺為賢都憲臨邊為名方鎮所至政

聲赫煊澤被生人良由其學有所本不以既仕而棄故著於文詞者如此其美而又極其富也其傳於世也尚何疑哉公齒方壯强德業之修藻思之運日新月盛媿予言不能文姑承雅命引諸篇端以復至於續集尚有俟於大手筆也

送應天府通判林君叙

宣德中始建萬全都司儒學於宣府及今幾三十年矣一時游於斯者固多英俊之士而策名科第嶄然露頭

角者則有林君孟暘孫君良佐爲傑出焉良佐尤非孟暘比良佐中春官貳榜就陜西咸寧學諭以行獨孟暘不安小成必欲取進士高第以償素志每戰輒北益礪不衰孟暘不特精舉子業尤工古文辭善筆札所謂莫邪爲鈍鉛刀爲銛卒不能與主司合非命也夫然夜光結緑自有定價宣城人士歆其德範珍其辭翰莫不爭相愛重行孚於鄉亦云素矣今年選期當及天官卿不恤其志槩使就試寘諸前列遂拜南京應天府通判職

司馬政孟賜於此葢有不得而辭者矣雖然進士出身之階耳得與不得惡足為孟賜輕重哉或者以為孟賜之志得進士則立朝著登法從足藉是以行道令居京輔于黎民有不足以行道乎吾知孟賜之志亦遂矣夫問國之富數馬以對是知國之强弱虛實兵之勝負盛衰胥此馬繫豈細故哉是以國家於天下郡邑廣為孳牧任之必擇其人專其職久其任而責其成功所以求國馬之蕃息也欲致蕃息豈無故歟甞觀衛文公秉心

塞淵而致騋牝之多魯僖公所思無疆而致駉牡之盛大抵立心深遠者措之事業無適而不善也馬政云乎哉若孔子為乘田則牛羊茁壯及其相魯則强公弱私政化大行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及其相秦則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一皆是心之所為也孟暘行誼著於鄉問學邃於已德性温厚用志遠大兹往南都以是心而莅政臨民則善教之所感仁聲之所及必翕然從化樂然敬服而皆畢力於乃事矣致國

馬之蕃息也何有哉若夫牧事有成朝廷寵以峻擢隨所任而善其事業又於異日見也不誣矣孟晹將赴官平昔交善者徵予言以華其行予應天之編氓也遂為吾郡得人賀用為序以贈之

泉口竺氏族譜序

昌筠竺君自什伍長以軍功累陞宣府左衛副千戶讀儒書性朴固才良行端事凡有窒於理者弗肯為也總戎大臣以鈇鉞來鎮上谷者皆敬禮之延置幕府與籌

邊計俾署行軍斷事裁決得宜言輒見聽未嘗依勢作威倚法以削也年甫逾六旬以老謝事家無餘資簞瓢屢空惟以清白遺子孫此其志也嘗出宗譜一帙示余要一言以敘竺之先本姓竹後因避仇乃加二畫而為竺後漢竺晏嘗為擬陽侯此可考見者也南宋時有九十者家富族盛始居紹興上虞之牛步稱牛步竺世九十者分居嵊縣之靈峩稱靈峩竺世十者分居明州之泉口稱泉口竺今寧波奉化之泉口是已九十一者生一

子諱廷振理宗時貢元廷振生二子曰奇一奇二奇一生二子曰尚一教諭尚二處士尚一生五子曰與一教諭與二處士與三教諭與五處士與六學正尚二生一子曰與四學録其與三教諭本尚一子出繼尚二後歿葬本里厲家山者昌筠之曾大父也諱顒生處士歿葬本里金雞山者昌筠之大父也諱大鎰洪武中謫戍上谷卒於保定藁葬宣城東令以昌筠貴誥贈武略將軍宣府左衛副千戸者昌筠之父也大鎰自離鄉井間關

轉徙艱苦備嘗而能篤意於宗譜慮後世子孫昧其所從來不知出於奉化之泉口也乃自述其世系之詳復為圖以明之時昌筠尚幼舉以授之其有望於昌筠也至矣昌筠果能成立不負所望什襲保藏裝輯成帙所至擕以自隨復加增修因有遺缺使若趙伯魯之簡不猶斷港絶潢而何據以窮其源乎兹焉賴是得以知其上世官業之傳書香之襲其來者遠則昌筠今日仆而復興微而復盛而克紹簪纓之美者豈非世澤之深長也

耶嗟夫杞宋之文獻不足孔子惜之魯國之分器不守春秋譏之今笁氏宗譜大懿作之於前昌筠述之於後父子一心傳守弗失可謂克盡尊祖敬宗之孝者矣笁氏之子孫抑何多賢也歟昌筠旦暮將晝錦南歸持是以往訪其泉口宗族墳墓之所在百年之系離而復合足華其宗而嗣其祖矣是為序之

北庄雅集詩序

宣府前衛戶侯張銓孟文甫有庄在北城外五里許土

壤膏沃歲入頗豐足以供賓祭之需山勢蜿蜒環抱如拱如揖其前則有柳河川水自西而來縈迴東注瀉如玉虹湛如素練而此庄實據其勝蓋佳境也天順癸未正月望日適當元夕帝京火城金吾弛禁上谷雖居塞垣而邊塵不飛藩方無警傾城士庶亦皆燒燈張宴以樂太平之盛蓋佳時也時孟文置酒在庄上請予往遊偕行者則有吾同輩謫官諸公以及儒宫士友皆文雅之流而無介弁之雜蓋佳賓也既至籩豆具陳盞斝交

錯物備水陸之品座無絲竹之諠蓋佳會也夫以佳境遇佳時合佳賓而預佳會則觴酌笑談歌謳歎洽得不暢佳懷也耶於是酒酣耳熱諸君子多有所作盡醉乃散翌日孟文來需予言以紀斯會之盛予以為君子所遇不同貴乎無入不自得令吾輩寄身邊野皆順時安命略無離憂旅戚以自隕穫况孟文尚禮好客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殆有祭征虜之風焉情分之相契燕樂之相親宜乎諸君子爾汝之相忘發為詠歌不自覺其懽

然而成什也嗟夫良辰易往盛筵難再則斯會也可無述哉因叙所由於羣玉之右

高昌家乘後序

高昌家乘者乃宣府前衛指揮同知高公偉所修者也偉生於遺腹譜佚不傳得元奎章閣學士虞文靖公所撰高昌王世勲碑為據始有統緒輯成是譜今其孫寧亦生於遺腹嗣為本衛指揮同知以戰功陞指揮使於其家乘自祖偉而下既已續書欲予一言以序考之高

昌有國居西北輝和爾之地在元魏時有名曰布克汗者生於木瘿遂為其國君長寔高氏之始祖也傳三十餘君在唐時是為伊囉勒德濟其子格埒勒德濟徙居交州又傳百七十餘載在元時是為巴哩珠阿勒坦德濟伊都呼伊都呼者其國王號也舉國歸附太祖仍為伊都呼卒子諤格勒濟德濟嗣卒子茂穆爾德濟嗣卒子和爾齊哈喇德濟嗣卒子納琳德濟嗣封為高昌王卒子特穆爾布哈嗣卒弟齊吉嗣卒兄子布達實哩嗣卒子華善嗣

在我國初舉國歸附為立高昌衛拜為高昌衛指揮同知仍統所部賜以世襲誥命卒子偉嗣即修譜者也累調宣府前衛卒子永早歿而寧嗣嘗觀自古有國之君易世革命澤微流遠子孫降而為庶者不為少也今高氏肇自木瓌較之人迹鳦卵之事尤為神異所謂麒麟蛟龍之生異乎犬羊魚鱉蓋天實啓之而非偶然之故也是以奕世載徳有土有人彌遠彌盛至歴千數百年之久而傳珪襲組澤流無替始雖本諸天而所以培植

承藉之者未嘗不存乎其人也寧字太清美軀幹英毅沉雄勇於有爲而讀書好禮循循雅飭用能保藏是譜重加修定敦本厚倫仁也尊祖敬宗孝也不賢而能然乎其光前而燾後又寧有涯乎爲不辭而書其後

送太常李少卿獻績朝京詩序

國家大事在祀與戎而祀事之奉所以報本反始達天子之孝敬交神明而通肸蠁和陰陽而遂萬物事無大於此者況南京爲國家根本重地天地山川社稷之壇壝

在焉高皇之陵廟在焉歷代帝王國學先師及開國功臣之祠宇在焉與夫祀典當事之神時有所祭月有所薦皆隸太常所掌自非清德雅望精白一心者惡足恪承祀事而致神明之昭格哉遠者不暇及姑即正統間言之若冢宰魏公雍言鄭公學士金公皆以弘材碩學為卿於兹豈惟禮備樂和祀事脩舉一時道德文章蔚然為士林所歸重諸公既去繼之者鮮用儒流是以内乏之格神之德而時不順成外無及人之善而士不歆仰

寥寥久矣聖天子嗣統之初首嚴天地百神之祀適南京太常卿佐以鈌聞詔簡儒臣補之於是天官内閣重臣咸謂翰林侍讀李君立之爲宜遂以應詔乃輟經筵史事與地官正郎陳君同擢爲南寺少卿君勤愼端介脩明禮樂嚴恭祀事罔有怠忽其精白一心誠足對越神明而無媿者也未幾陳君名還爲地卿而李爵夏君又以大理少卿轉秩而來諸君皆起進士弘材碩學伯仲頡頏道德文章士林歸重頓復曩時之舊地因人而

勝不其然哉茲立之三載書滿獻績諸闕縉紳多為詩以餞其行夏君以予與立之有舊寅之雅屬叙簡首予以謂翰林太常皆士君子養德之地也翰林以文字為職太常以禮樂為任皆無政務之累者也以其餘閒沉酣載籍窮探聖賢之奥博究古今之變足以極其學力之所至立之之學之德昔之養於翰林者已久今之養於太常者益大由是而置諸密勿之地其經邦弘化豈不能堯舜其君民也哉君之往正當國家願治之時羣賢

彙征之日館閣諸老又皆君之知已為朝廷倚毗以天下為已任者君往參焉以輔理宣澤流溢四海使予沾溉餘波仰覩聖君賢臣之事業於蓬藋之下雖衰朽荒落亦能勉效漢之王褒宋之石介作為詩頌以詠歌太平之盛不徒老死丘壑而已也相見故人為我謝焉

容臺别意詩序

舜命伯夷為秩宗命夔典樂今之太常即其任也命臯陶作士明刑以弼教今之大理即其任也夫典禮樂以

事神明刑以治人而必各專其任者其亦因其材德之所宜歟仁和夏君季爵以進士拜官秋臺擢丞大理進南寺少卿丁艱起復轉南京太常其居大理也訊鞫詳審讞決平恕嘗著明允之效及居太常也精嚴祀事統和神人復著寅清之美是則古人各專其任者君則兼舉其職矣其材德之施固無所不宜哉蓋君博綜羣籍該通典故謹持三尺練習憲章故能隨地而著其績也茲者朝廷澤覃四海寬刑肆赦以承天意恒慮斷獄或

有未中而南寺正卿久缺念公昔在大理奉法守正風績素聞遂擢爲正卿俾輟禮樂之司仍踐明刑之任則其已往之效簡在帝心有可見矣命下將往視篆同寅李君立之暨諸寮屬感君德誼相率賦詩以贈合而命曰容臺別意屬弁以言惟夫上天眷佑我國家生賢輔治濟濟其盛然文學吏事各負所長鮮有能兼焉者也兼之者僅見於君斯非天獨厚之以爲一代之良弼乎今朝廷愼於用法亟於求賢而惟公是擢公仰副從欲往俾庶獄

一清將見人心恱服和氣自臻躋世隆平致君堯舜隱然為時名臣而擅臯陶夷夔之美於今矣諸君之詩珠聯玉綴頌其徳業榮其恩眷非直叙其别意而已予故為序之以附於大雅崧高烝民之什云

湘江春雨竹卷引

古之善寫竹者唐則蕭恱宋則文與可元則趙松雪李息齋諸人皆能以藝名世以予所見不過獨幅數竿而已未有相連數十幅相聚千萬竿若是卷之富者也若

夫湘江乃多竹之地延之以洲渚潤之以風雨其山迴水繞之勢淋漓潺湲之態亦未有若是卷之曲盡其妙者也蓋姑蘇夏公仲昭以進士起家學贍才高精於書翰拜中書舍人時錫山王孟端與公同官以墨竹妙天下公從而師之盡得其傳下筆輒臻其妙㦸材日聚遂擅出藍之譽四方之人得其一墨競藏去以為珍玩後公遷吏部郎官出守瑞州入為太常少卿名徳日重公每自靳意有不合求之或不可得遇嘉朋契友雖不求

有得意筆則舉以遺之予舊辱公愛嘗記與公遊武定侯家圃見其卓石甚奇語予曰聞子使朝鮮得其佳楮肯見遺乎予曰諾歸遺二番越數日乃作墨君遺予下帶坡石細視之乃圃中所見也公笑曰吾豈欲楮乎特為米芾圖石丈也其風致高邁如此今為同寅李公宗周作湘江春雨圖後序云宗周雅好書畫適與琴棋與予往來甚久索予墨君未能酬之又云今年夏公事頗簡雨久不出故為作此則公與宗周情契允合重其清

尚故揮毫命意致多且妙如此豈易得哉一開卷間莫非篆籒波磔之法其水石陰森枝葉茂密恍若倚烟蓬而弄水雲度三湘而望九疑不覺神爽飛越塵襟蕩滌則是卷留於天地間尚何讓於古人也哉計公平日所作似此卷者當亦無幾公兹已物故此卷誠何可得宜宗周之寶愛之也間出示求題其端慨念疇昔為之惘然

倪文僖集卷二十一